

工业旅游

“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……”一首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让新疆富蕴县的可可托海镇走入人们的视线。事实上，美丽的可可托海不只有深情的牧羊人，还隐藏着的一处神秘矿脉——可可托海三号矿。

三号矿曾长期隐匿于历史的烟云中，在1967年以前的中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她的名字，仅以“111”矿为代号。

上世纪末，当地停止采矿，大批工人离开可可托海，这里也逐渐发展成一个红色旅游基地。

历史烟云中的“功勋矿”

走进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景区，直径达500米的矿坑像一个巨大的漩涡镶嵌在山峦之中，最深处达350米。这便是有名的三号矿脉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从一座高出地面200多米的山峰，变为一个有着13层螺旋状运输车道的巨坑。

三号矿脉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，其稀有金属资源量占可可托海花岗伟晶岩矿床的90%以上，蕴藏的稀有金属种类丰富，《稀有金属矿产地质勘查规范》列出的8种稀有元素这里都有。目前三号矿脉已累计查明矿物80种，其中稀有金属矿物26种，被称为“稀有金属矿物的天然博物馆”。

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三号矿脉曾为我国“两弹一星”、航空航天等国防军工产业提供必需的材料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使用的铀，第一颗氢弹爆炸所使用的钚，第一艘核潜艇联合试验所使用的钚、铀，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使用的铯，主要都来自可可托海，因此三号矿脉也被誉为“功勋矿”。

三号矿脉往南500米是阿依果孜矿洞，当年采矿工人用榔头、钢钎、十字镐、铁锹等辅以小形机械设备，对阿依果孜进行坑道开采，形成如隧道一般的矿洞，长约800米。洞外暖阳当空，站在离洞口还有5米左右的位置就感到寒气逼人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冬天洞内温度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，当年采矿工人就在这样酷寒潮湿的环境里工作。

洞内有许多错综交叉的通道，如同地下迷宫。巷道岩壁上清晰可见凿岩痕迹和层次分明的矿脉。到1964年左右，三号矿脉逐步转为露天采矿，阿依果孜矿洞才停止开采。

从三号矿脉继续往里走，可见一座黄墙白顶的建筑，那是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，馆藏地质标本及展品400余件，矿种多达94种。其中世界级矿物2种，国家级矿物3种，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“额尔齐斯石”也珍藏于馆中。

玻璃展柜内，一个铺着红丝绒的托盘上，放着一块不起眼的石头，没有璀璨的色彩，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这便是“镇馆之宝”额尔齐斯石，1983年，被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命名委员会确认为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矿物。

新疆可可托海

从因矿而生到因矿重生

本报记者 李亚楠



焕发新生命的老厂房

清水墙、红砖房，走进三号院，浓浓的工业风扑面而来。“这是原可可托海矿务局一矿的矿部所在地，有1952年到1987年间修建的原石选厂、电铲大修车间、制氧站等8座老厂房。”据工作人员介绍，如今，在原有废弃的旧厂房基础上招商改建，这里已成为以“文化+文宿+文创”为主线，集文化传承、公益讲座、学术交流、休闲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创意园区。

三号院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，由政府配套亮化、美化、水、电、暖等基础设施。目前已落地文化企业18家，可以同时容纳260人就餐、797人住宿。2018年以来，在三号院先后举办了各类专题讲座、创作分享会等培训、文化交流30余场次，这里已成为可可托海发展红色旅游的“打卡地”。

与三号院一样焕发新生命的还有两座老木桥。离三号院不远处，是两座老木桥，采用木桁架桥梁设计方案，圆木巧妙地重叠、搭建在一起，桥身是用条钢及螺栓固定方木拼装而成，桥面为厚木板铺设，用料均为当地优质落叶松。经过50多年的高强度使用和风雨侵蚀，两座桥的木架结构都已经严重变形。木桥的独特结构在我国并不多见，2013年8月，依照原设计图纸，当地对两座老木桥进行修整，保持了其外观。

还原旧时光的老物件

可可托海干部学院4楼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，里面是可可托海各个时期生产、生活用具，这些都是巴哈提别克·加斯木汗在工作之余一件一件收集来的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因为停止采矿，大量企业职工离开可可托海，这些职工搬家的时

候，留下很多旧物件，巴哈提别克就开始在垃圾堆里“寻宝”。

用家里新的席梦思床换来旧的苏联钢丝床，用新买的赛车换人家旧的永久牌自行车……“当时不光是家里人，同事、亲戚、朋友、战友都说我收破烂儿。”巴哈提别克说，时隔40多年，家里人才逐渐理解，这些老物件儿是宣传可可托海精神的立体教科书。

陈列室的架子上，有不少生产工具。拿起一个榔头，巴哈提别克说，当年每位矿工都有这样的工具，用上两三年之后，就被磨得剩下一半。木凳上放着一个牛皮背篓，这是巴哈提别克在一个矿工家的院子里发现的，当时矿工们在野外矿点把矿石装在里面，背到可可托海。

除了收集老物件儿，巴哈提别克还走访了上百位老矿工及其家属，挖掘、记录他们的故事。可可托海矿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矿工、第一位哈萨克族车床工、第一位国家级标兵……他们的照片都摆在陈列室里，“这位叫沙黑尤拉的国家级标兵，还受邀参加了国庆三周年庆典，这是当时的邀请函。”

2015年，地质陈列馆重新装修，巴哈提别克把100多件老物件捐给了地质陈列馆，并开始为游客义务讲解。2017年底干部学院成立以后，巴哈提别克加入矿工授课团，把剩下的物件放到陈列室，给学员讲述可可托海的红色故事。“我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永远记住可可托海，永远记住可可托海人的奋斗精神。”

游览贴士

乘坐飞机至富蕴机场，约1小时车程便到达可可托海镇。进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景区，可参观三号矿脉、地质陈列馆、阿依果孜矿洞等，感受当年可可托海人为国争光的历史；接着，依次参观三号院不同风格的文化企业，并在此住宿、滑雪；最后，到可可托海干部学院参观近4000件当年可可托海矿区居民生产、生活相关的老物件。

图①：1979年3月，可可托海矿区技术人员成功试验制造人造水晶。

图②：可可托海三号矿脉。



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

驼铃声声阳关道

本报记者 赵帅杰

过酒泉忆杜陵别业

岑参(唐)

昨夜宿祁连，今朝过酒泉。黄沙西际海，白草北连天。愁里难消日，归期尚隔年。阳关万里梦，处处杜陵田。

出敦煌市区沿西南方向驱车行驶，只见公路两旁戈壁茫茫，星星点点的沙生植被漫向远方。约行驶70公里，一座汉阙牌楼映入眼帘，便到了诗人岑参笔下的边塞——阳关。

历史上的阳关作为重要关隘，东望长安、西通楼兰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，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，经阳关通往西域的“阳关大道”则成为美好前景的代名词。

然而，千百年前自关中来而去的岑参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西行千里，一路渡黄河、过兰州、经武威、宿祁连、到酒泉……在西北边陲前后生活长达数十年，无论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还是辽阔壮美的塞外风光，岑参都会体悟深刻。可遥想阳关，他依然发出迥异于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豪放之音，一句“阳关万里梦，处处杜陵田”，诗人身处异地的浓浓思乡情感跃然纸上。



如今的阳关遗址区，保存有制高台一座高约4.7米的烽火台。这座采用土块和芦苇层层叠压夯筑而成的烽燧，历经千年的风沙侵蚀屹立不倒，颇有“沙漠脊梁”胡杨树的风采。

及至烽火台上，放眼望去：绿洲田园与戈壁沙漠相映生辉，逶迤蜿蜒的龙勒山若隐若现。极目远眺，白雪皑皑的阿尔金山直插云霄，方圆数十里独特的大漠风光可谓尽收眼底。

不远处传来驼铃声声，清脆空灵，让人不觉联想起商人贾客组成的驼队满载丝绸瓷器往来穿梭的场景。循声望去，原来是景区推出的特色交通工具，游客骑乘骆驼，边走边拍摄大漠自然风光，体验丝路文化，好不惬意！

为更好地保护阳关遗址文物，景区建起阳关博物馆。展厅陈列的文物一应俱全：车马饰物、天马砖、沙盘、锁子铁甲、戈矛斧钺、烽火台信号等，即使初来乍到，也不难增进对古代河西地区边防体系的了解。

走出博物馆，三组对称的红色砂石圆柱格外引人注目。由近及远，分别刻画着栩栩如生的战马，代表着河西走廊被开发；满载货物的商旅骆驼，寓意丝绸之路的畅通；飞天形象，刻画得惟妙惟肖。

穿过圆柱径直朝北而行，来到阳关都尉府。3米多长的案牍前，威风凛凛的“都尉”紧握毛笔，在宽约2厘米的竹筒上挥毫疾书，演绎的正是古代办理通关文牒的场景。感兴趣的游客还可获得一张由汉隶书写、带有自己名字和通关时间的“关照”。

出都尉府往东，依次可观仿阳关关城、射箭场、仿古兵营和陶窑。其中，取陶土制作陶器，与学做拓片、临摹壁画、传递烽火等一道，成为阳关景区研学旅游项目的重要内容。据介绍，2019年以来，阳关研学基地接待中外中小小学生3000余人次。

上图：阳关故址。

资料图片

收藏世界

小村里走出红色电影收藏家

本报记者 史自强

河北邯郸市南吕固乡四留固村，村南门的牌坊上，除了村名之外，还有“红色电影文化之乡”的大字。村里有间“电影人家”餐馆，一家红色电影博物馆，还有电影放映厅。每年约有10万游客到访这里，有的从外省慕名而来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一个人——四留固村村民、红色电影胶片收藏家魏少先。

难忘红色影像

四留固村的红色电影博物馆前，不时有中巴车停下，来自部队、企业、学校各地观众、游客，纷纷走进馆中，重回旧时光，品味珍贵红色影像。馆长魏少先说，这里一年大约要接待500个单位来参观。

“红色电影博物馆”是它早年的名字，旧牌子仍在侧楼上挂着。近几年，当地将其重新命名为“少先电影文化馆”。

馆内的电影展区有340平方米，一进门门的架上陈列着由铁盒或塑料盒装着的老电影胶片。不少铁盒已有锈迹，塑料盒也有磨损，布满岁月痕迹，但码放整齐利落。

这些电影胶片中，有反映我党艰苦卓绝斗争史的《南昌起义》《井冈山斗争》，有反映抗战历史的《平型关大捷》《地雷战》，也有反映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史的《东方巨响》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》等。电影胶片的规格不一，有35毫米的、16毫米的、8.75毫米的，还有70毫米的。

据魏少先介绍，这些电影拷贝有的国内已很稀少，少数已接近绝版。

魏少先生于1954年，早年是名农民企业家，办过砖厂，跑过运输，后来因为身体原

因，不得不停止经商。“一闲下来，发现脑中时常浮现的，竟然是童年看露天电影的那些美好时光。”

魏少先说，过去十里八乡只要闻讯哪里放电影，他和小伙伴就会飞奔而去。魏少先喜欢挤在离放映机最近处，观看放映员将胶片载入片门的过程。后来他还追随放映队，跑了好几个村，一遍遍地观看电影，乐此不疲。

魏少先起先只是买了一些老电影胶片和一台简易放映机，邀请四邻来家中观赏。每次观影，就会有人提出新的看片诉求，“能不能搞点新片子放一下啊”，魏少先一一响应。“后来发现片子越来越多，干脆就搞起了收藏。”魏少先说。

10多年来，魏少先已收藏红色电影胶片4000余部，除了馆内陈列外，还塞满了两个仓库。此外，他还收藏了胶片电影放映机约100台，老电影海报3000余张。

收藏成痴成迷

搞起收藏后，魏少先的妻子张丽婷发现他的行踪有了新的特点，“经常是坐上车，或是买一张车票，一溜烟，人就消失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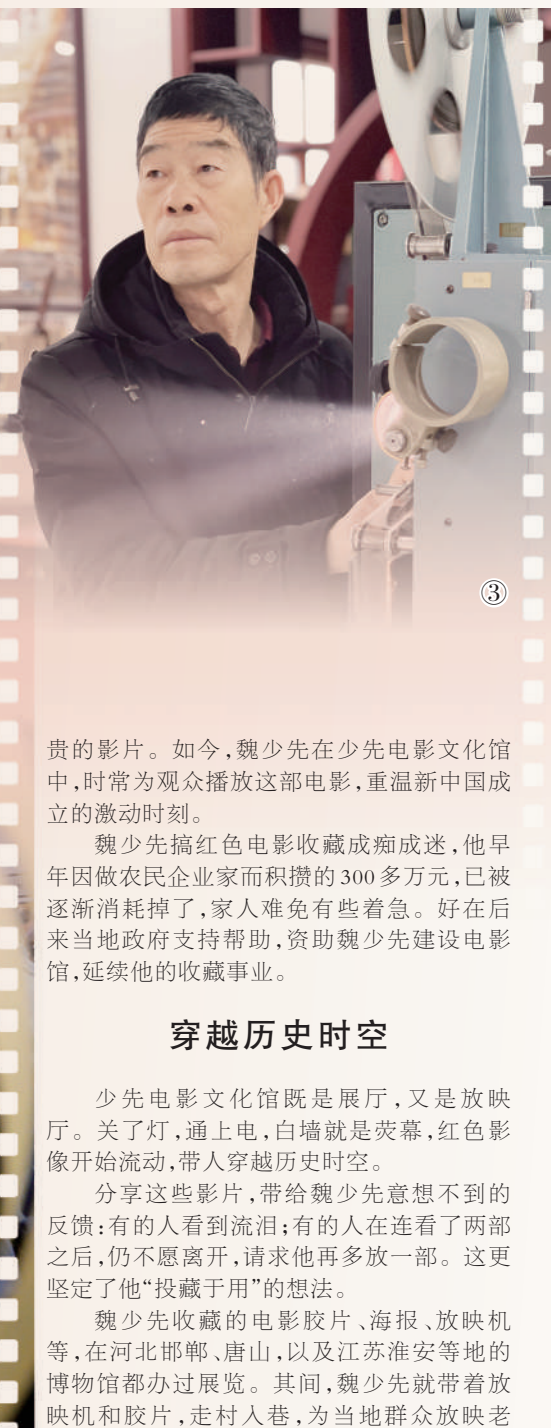
魏少先要买的红色老电影胶片，在市场上已很难寻，都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机构或是私人藏家手中。北京、沈阳、广州……魏少先开启了他的全国收藏之行。

一个冬日夜晚，魏少先和一个石家庄的藏家约好，前去选购影片。“到那一看，好家伙，一屋子都是宝贝！”魏少先兴奋地挑片，顾不上瑟瑟寒风，把电影胶片一盒盒往车上

搬。这一次，魏少先淘到了他心心念念已久的《人民战争胜利万岁》《民族团结》等珍贵红色影片。

不少片子都是几经曲折才“追”到手的，比如大型电影文献纪录片《中国1949》。本来，魏少先和卖家已在网上谈妥价格，但当魏少先只身赶到卖方所在地黑龙江大庆时，却被告知，已有藏友出价1.3万元预订了。

魏少先依依难舍，急得来回踱步。几经踌躇，最后花1.5万元高价买回了这部极其珍



贵影片。如今，魏少先在少先电影文化馆中，时常为观众播放这部电影，重温新中国成立的激动时刻。

魏少先说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老电影拷贝越来越少，它们却是百姓了解党史和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途径。重温这些老片子，是让当代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最直观的一种方式。

魏少先说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老电影拷贝越来越少，它们却是百姓了解党史和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途径。重温这些老片子，是让当代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最直观的一种方式。

魏少先说，尽管现在网上已经有海量的视频，但是一些珍贵红色影像，网络上或是没有，或是只有一些零星片段，“很不过瘾”。这也是他在互联网时代，仍然坚持红色电影收藏、放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魏少先说，尽管现在网上已经有海量的视频，但是一些珍贵红色影像，网络上或是没有，或是只有一些零星片段，“很不过瘾”。这也是他在互联网时代，仍然坚持红色电影收藏、放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不知不觉，魏少先的放映之路已超10万公里，免费放映3000多场次，观众超60万人次。

魏少先说，尽管现在网上已经有海量的视频，但是一些珍贵红色影像，网络上或是没有，或是只有一些零星片段，“很不过瘾”。这也是他在互联网时代，仍然坚持红色电影收藏、放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魏少先说，尽管现在网上已经有海量的视频，但是一些珍贵红色影像，网络上或是没有，或是只有一些零星片段，“很不过瘾”。这也是他在互联网时代，仍然坚持红色电影收藏、放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图③：魏少先在少先电影文化馆为游客放映红色影片。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

图④：河北省邯郸市南吕固乡的学生在少先电影文化馆参观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。郝群英摄(人民视觉)

本版责编：孟扬 曹怡晴 版式设计：张芳曼 沈亦伶